

Diogenes

第欧根尼

目 录

现代性与历史

现代科学和不同理性形式的共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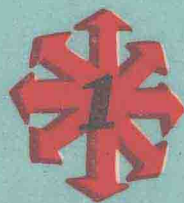
信息并非知识

发展:技术的转让、文化的转让

发展的时一空

马克思和历史

天堂、黄金时代、太平盛世和乌托邦



本刊系国际哲学与人文科学理事会主办

并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赞助下出版

《第欧根尼》

(国际哲学与人文科学理事会季刊)

编 委

M . B . 阿尔帕托夫 (苏联)

C . 沙加斯 (巴西)

E . 孔杜拉基 (罗马尼亚)

B . 达迪埃 (象牙海岸)

F . 加布里埃利 (意大利)

桑原武夫 (日本)

A . 拉鲁伊 (摩洛哥)

J . 斯塔罗宾斯基 (瑞士)

J . 多尔梅松 (国际哲学与人文科学理事会秘书长)

中文版丛刊编委

汝 信 赵复三 陈适五 陈尧光 裘 辉

中文版责任编辑

沈仪琳

本刊译文均选自《第欧根尼》英、法文版季刊。有关本刊编辑或订阅事务，请与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第欧根尼》丛刊编辑部联系。

编辑者：《第欧根尼》丛刊编辑部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北京建内大街5号）

印刷者：中国印刷科学技术研究所

照排研究实验中心

定 价：1.20 元 （每年二册）

《第欧根尼》：

国际性的人文科学杂志

——为中文版创刊号作——

一九四九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诞生不久，就支持创建一个负责协调广泛的文化领域里的国际活动的组织——国际哲学与人文科学理事会。在其创立三十五年之后，国际哲学与人文科学理事会今天已成为一个活动范围遍及约一百五十个国家的学术团体联合会，把人文科学各个领域——哲学、历史、史前史、艺术史、语言、欧洲研究、亚洲研究、非洲研究、人类学和人种学等领域里的学者重新汇聚于一堂。

一九五二年，国际哲学与人文科学理事会决定创办一个杂志，希望它能够成为各个下属组织所代表的人文科学不同分支之间的纽带。毫无疑问，在世界各个地区，都不乏专业性的期刊，但它们往往只是面向各自学科的狭小的专家圈子。对于希望及时了解与本学科邻近学科进步的专家来说，对于通常希望在技术性的出版物和通俗性的杂志之间进行选择的具有文化修养的广大读者来说，当时尚缺少一个能够提供广泛学术信息的国际性综合刊物。

正是为了适应这样的需要，国际哲学与人文科学理事会出版了一份国际性的人文科学杂志，并选用主张把人的研究当作出发点的一位古希腊哲学家的名字——第欧根尼为刊名。

作为综合性的工具，《第欧根尼》既不是一本哲学杂志，也不是一本历史学的或者文学的杂志。它的唯一宗旨是研究人文科学各个领域的共同的基点——人，虽然这些领域之间的差异犹如语义学之与人口学，或者认识论之与政治经济学。凡是有助于认识在各种环境下和各个时代中从事各项活动的人的一切，皆属《第欧根尼》所希望研讨之列。

《第欧根尼》既是各个学科之间的纽带，也是各种文化之间的纽带。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帮助下，它以英文、西班牙文和法文三种版本同时出版。继后又出现了阿拉伯文、印地文、日文和葡萄牙文的选刊。国际哲学与人文科学理事会执行局长期以来致力于促使这本杂志的传播能够真正具有国际性，一直渴望《第欧根尼》的中文版问世。在国际哲学与人文科学理事会主席和秘书长于一九八四年底访问北京期间，中国社会科学院与理事会签订了出版《第欧根尼》中文版丛刊的协议。在这个丛刊的创刊号诞生之际，我能够代表国际哲学与人文科学理事会致以祝贺，感到不胜荣幸。

今天，中国代表着人类的四分之一。她的文化是世界最古老的文化之一，历经几千年的沧桑，成为知识和艺术宝库的一个永不间断的源泉。《第欧根尼》中文版丛刊的出版，极大地增强了它的国际性和学术声望。同时，我也希望，对于中国学者来说，用他们自己的文字出版《第欧根尼》丛刊，将使他们的学术生活锦上添花。

在选择今后各期的文章方面，我们全权委托中文版的责任编辑。他们有充分的自由，在《第欧根尼》所发表的数量众多的文章中间挑选他们认为中国读者最感兴趣的精粹。不言而喻，我们也希望，中国学者在不久的将来将加入《第欧根尼》撰稿人的行列，因为杂志的撰稿人是属于世界各国的文化界的。中国学者的稿件将被译成杂志印行的三种文字，刊载于各个版本，而且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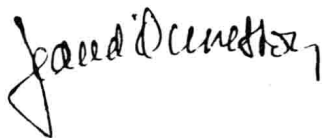
许将被收入其他文种的选刊。

长期以来,《第欧根尼》杂志力求向读者介绍见解新颖、立论独创、内容丰富的文章。非洲、亚洲、美洲、欧洲和大洋洲的当代最杰出的一些学者不吝惠稿,给予了它支持。中文版丛刊的问世标志着它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的新阶段。我希望这种开拓无论对于杂志本身或者对于它的新读者来说,都将结出累累硕果。我谨代表国际哲学与人文科学理事会向中国知识界,特别是志愿把自己的精力和时间奉献给这一新任务的大学教师和学者们深表感谢。竭诚祝愿这个丛刊前途似锦,充满希望。

国际哲学与人文科学理事会秘书长

法兰西学院

让·多尔梅松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which appears to read "Jean Duneau". The signature is fluid and cursive, with a large, stylized initial "J".

一九八五年七月四日于巴黎

创 刊 词

《第欧根尼》杂志中文版丛刊开始同读者见面了,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作为具有高度学术声誉的国际性哲学和人文科学综合刊物,它在我国的出版无疑地将有助于我国学术界对当代世界哲学和人文科学的研究和发展状况的了解,促进国际学术思想交流。

科学是没有国界的。历史的经验证明:闭关自守,故步自封,只能对科学文化的发展起严重的阻碍作用,使自己处于落后和孤立的状态。一个民族要想振兴科学,跻于世界先进行列,除了要珍视和发扬本国优秀的学术传统外,同样重要的是必须面向世界,解放思想,学习和借鉴外国科学研究的经验和成就,从中吸取一切有益的东西来丰富自己,并结合本国的具体情况进行独立的创造性思考。在目前的信息时代,及时地掌握各方面的科学信息,对学术研究的发展显得越来越重要了。我相信,我国广大的哲学和人文科学研究工作者和业余爱好者将从《第欧根尼》丛刊获得他们所需要的新信息。

现在我们正面临着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历史任务。为了实现这一任务,不仅需要建立高度的物质文明,也同样需要创造高度的精神文明。哲学和人文科学则是创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造就具有崇高理想的全面发展的一代新人所不可缺少的。《第欧根尼》杂志以古希腊一位

哲人的名字作为刊名，确实意味深长。古希腊的智慧不仅表现在对真理的无私的追求，而且体现为对善的不倦的探究，充满着对美和艺术的真挚的爱。古希腊的人的理想就是要达到这种真、善、美的和谐的统一，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产生了人类历史上的童年时期的高度精神文明，至今仍然被人们奉为值得钦慕的典范。在某种意义上说，后来西方的一切人文科学的目的就是继续致力于这一希腊理想的实现。但这在过去始终只是一种善良的愿望，只有社会主义这一更高级的社会形态才为实现这个理想创造了必要的客观条件。可以预期，我们现时代的真、善、美将在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里达到新的统一。我认为，这也应该是我们哲学和人文科学研究工作者所奋力以求的目标。如果这个丛刊能够在这方面对读者有所裨益，那我们也就感到十分欣慰了。

国际哲学与人文科学理事会副主席
中国社会科学院

洪业

一九八五年七月十日于北京

《第欧根尼》丛刊

创刊号 (1985.9)

目 录

《第欧根尼》：国际性的人文科学杂志

——为中文版创刊号作——	让·多尔梅松	I
创刊词	汝 信	IV

现代性与历史	蒂洛·夏伯特	(1)
现代科学和不同理性形式的共存	克莱尔·萨洛蒙-巴耶	(14)
信息并非知识	德尼·德·鲁热蒙	(30)
发展：技术的转让、文化的转让	雅克·比内	(45)
发展的时-空	伊格纳齐·萨赫斯	(61)
马克思和历史	埃利克·J. 霍布斯鲍姆	(76)
天堂、黄金时代、太平盛世和乌托邦	吕克·拉西纳	(87)
作者简介		(104)

现代性与历史

处于现代性的边缘：为世所弃的感觉

现代性(*Modernity*)是否尚有前途?现代世界所提供的信息对此作出的答复是否定的。诚然,现代性这一课题已处于自产生以来的第四个世纪,但它仍然未具备完整的形式。现代人也尚未成为大自然的主人和拥有者。^[1]但是,现代人终究由于已经掌握了遨游太空的规律而使自身超脱地面生活。过去,在月球上的是神话中的人物;如今美国人的姓名成了月球人的名字。现代人还不能建立一个乌托邦世界,不能使劳动与愉快相合一;在许多场合,现代人还不得不为生存而辛勤劳动。不过,现代人已发明了人工智能,从而使过去人们所做的无数繁重的工作可以由机器来代替;工作成了由计算机来完成的任务。现代人尚未能主宰自己的生命,他仍然无法完全控制疾病、苦痛以及死亡。但是,他已经摸索到了生命的生物化学方面的基础,并且掌握了操纵生物形态的技术;生命的信息已经被记录下来了,这就是遗传密码。

本文译者:姜其煌、润 之

现代性的世界是大约在三百五十年前建立的,这是一种惊人的“进步”,但由于它尚未完成,由于在“现代性”方面还可以取得更大的“进步”,人们在这一现代课题的进一步探讨中,自然还会有所追求。但是,在当今的世界中,人们似乎越来越看到,在现代性的道路上写着一条大标语:**此路不通**。人们于是就走到路边,探测一下,看看是否还有什么岔道或小路,可以从现代性的道路通向生活的类现代的方式。他们的期望和行动取代了现代性的成就。例如。在政治领域中,现代性的演变引起了强大而完整的国家的存在。结果,在前现代时期那些乱七八糟调和了各种政治力量的政府,需要成立现代国家,要求正规化和系统化,就会不断地进行“改革”。当前,中央集权(或者是“联邦”政府)仍然对人民的公共事务拥有至高无上的影响,但是,广大群众已渴望地区和地方在政治与公共生活方面能重新成为一个实体。由于公众舆论的转变,由于强调地区或地方的利益,由于选区的委托,中央政府不得不满足这些类现代的渴望,将某些权力自“中心”重新分配给“外围”。^[2]

类现代的心理状态的泛滥在其他领域中也表现得很明显。“现代”社会使生活既不稳定,又千篇一律,从而失去了自身的吸引力;社会生活被解释为一个演变的过程,人们按自己的特殊生活需要,可以在这个世界上占一席之地。与现代的平等观念相反(现代的平等观念为一切领域中的普遍平等),空间、职业、宗教与种族的差别和特征又被重新肯定和重新提出,甚至重新出现了。^[3] 鉴于现代技术对人类的自然栖息处所造成了毁灭性的冲击,许多人无论在言语上或行动中都对大自然采取了新的态度,他们拒绝再把地球仅仅看成是取得廉价资源的基地。十年前,“生态学家”极象浪漫派,他们都成了自然狂。目前,他们对国家政策(有关核能、环境保护、土地利用以及城市发展等各方面的政策)的影响是明显的。^[4] 现代建筑只顾实用,形同机器,虽曾被当作“进步”时代的国际建筑风格备受赞扬,但曾几何时,大量的高层建筑群因给社会生活造成病态而受到了谴责,这些高层建筑曾一度被认为是对“旧”城市的“现代的”改进。^[5] 建筑师们、城市规划者、人民团体,甚至政府,都放弃了现代建筑的原则,目前都在贯彻建筑和城市(重新)发展方面的后现代政策,并已取得了一些成效:邻里关系重新建立起来了,城市中心再度出现,旧建筑物得到了新的用途,那些有历史意义的建筑受到了保护,新的建筑和城市居民小区是根据人们生活需要安排的。^[6]

最初,现代性的概念是企图将人类从一切自然界的与超常的力量中解放出来。“现代”人对自身的存在似乎具有一种神圣的自主权,按本身的意志控制着生活秩序,他应该是自身命运的唯一主人以及他的世界的主宰。^[7]当前,现代文明所产生的影响,对整个社会来说也好,对个人来说也好,却是大难临头的那种“惶恐”。^[8]人们从现代的信息中获得启示:现代人并未获得神圣的品质,他已经失去了人性;现代人未能创造“第二个”完美的天性,他不断地经受着生命在地球上消失的危险。他们理解,现代文明仍在“进步”,但步履蹒跚,它使得这一文明已经走到了现代性的边缘。到了那个边缘,现代性就会变成地狱的形象。

当前,一种为世所弃的感觉正弥漫于现代人的世界中。许多人确实感觉到了这一点,但并非所有的人都准备面对这一历史的挑战:“……谁都清楚,事情不能再如此这般地下去了,但那些掌权的人除了过去的老一套,不会去想什么解决的办法。”^[9]不过,那些说出这种为世所弃的感觉的人所思考的,倒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研究现代社会的社会学家所下的诊断是:“现代性已陷入绝境”,^[10]“现代性正处于矛盾之中”,“现代性的销蚀”,^[11]或者为了表达人类的现代体验,就使用隐喻,称之为“无家可归的心灵”。^[12]从对现代文学及其哲学基础的全面批判中,奥克塔维奥·帕兹得出了如下的结论:“在我们这一世纪的后半部分,成为疑问的并非艺术的观念,而是现代性的观念……我并不是说我们面临着艺术的终结,我们面临的乃是现代艺术观念的终结……历史概念作为一种直线前进过程,已被证明并非永远如此。现代性已开始对本身失去信心。”^[13]

在建筑学方面,现代建筑学的批评家们关于“遭到惨败”的结论已使刺激的气味丧失殆尽,^[14]因为在这方面即使不涉及现代性也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前进。建筑师们一旦习惯了后现代的前景,就会立刻回过头来,去重新发现并实践在现代性时代被抹煞了的建筑方面的智慧。这种重新发现看来将成为超乎现代性的新生文化繁荣昌盛的标志。^[15]

现代的经验,类现代的思考

随着现代性所产生的为世所弃的感觉的发展,对现代文明的研究也相

应地发生了变化。研究的重点已不再是对现代性的纯批判,转而成为探索类现代的未来的线索。由于这种转变,现代文明的批判者就开始以展望类现代的眼光察觉到现代性在智力、文化、社会以及经济等各方面的种种表现;由于他们知道,批判与否定的艺术就是那种典范的现代艺术,他们就能使批判的、破坏的行为改变性质,使现代性的传统瓦解,于是,现代性问题即呈现出类现代的前景:经过现代的否定,还能留下什么?消失的是什么?人们还能说些什么?

现代的经验因而就成了类现代探讨中可以区别的某种复合体。按逻辑学的术语,每一个这样的思考即为一连串的思想,其开端是对现代经验的某一方面的探讨,接着就是在研究现代性有关对象中重新思索,最后,就集中于“重新发现”人类生存的那些方式和意义,而最初倡导现代性的本意却是与此相反的。

例如,现代国家制度的特征在许多方面正是“过分制度化”,结果往往形成成为权力的瓦解。看来这似乎是矛盾的,因为更大程度的制度化本来就是为了使国家机器更“有效力”、更“强大”、更“有动力”,也就是:更“现代”。在研究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的过程中,学者们和政治家们重新发现了“中间力量”的意义,这种中间力量的作用在前一阶段的“现代化”中,即使没有被废弃,至少也是被削弱了的。^[16]

孤独感、无所适从、同性恋、行为反常、频繁的自杀,这些就是现代社会病态现象的特征。现代性的本意是使每一个人都进化为一种“新颖的”、“独特的”、“自主的”生物。现代社会中愈来愈多的人渴望能真正实现现代性的本意,上述的那些病态现象却随之变本加厉地出现。在前现代社会中,曾经存在过某些社会联系,但现代性的社会冲击却使这些联系遭到了破坏;如今,为了医治这些病态现象,已遭到破坏的社会联系又被提出来,认为应加以重建了。^[17]

就现代文明而言,人类的永恒的问题:“我来自何处?我是何许人?我将奔向何方?”再也无法解答了。根据现代的观点,问我在何处是无意义的;我可能无处不在,也可能处处无我。在现代的宇宙中,没有哪一处场所,现代人可以说:这是我的地方,是人和物的永恒秩序存在的处所。现代人确实已经是“无家可归”了。回顾一下过去,现代人丧失地位的原因是清楚的:他之所以流离失所是由于他不仅要“征服”自然,而且还要变自然为人的形象,人的能力的

一种纯粹的显示。在这偶然的世界中，他已成为一个陌生者。仔细研究一下现代人这种存在的难处，当前的现代性的批评家们正在重新考虑并集中注意力于人类所经历的现实各方面的意义；这些批评家还用一种新的、类现代的感觉来对待生活的秩序，来对待一个协调一致的世界，一切人和物在这个世界中共处一地，息息相关。这个秩序曾被认为由于现代性而“失却魔力”，但是，当前关于现代经验的思考却说明思想的宇宙论的方式已经复活。^[18]

这一切“重新发现”和重新思考（我们已举过一些例子），是在探讨类现代文明时产生的。对这一动机应毫不含糊。探讨的客体并非是、也不可能是“回到”或“复兴”前现代的人类生活状况。人们所追求的是：使由于现代性而产生的文明取得平衡或再平衡，使在追求现代性时“失去”（被抹煞，被遗忘）的前现代的知识、智慧以及生活方式取得平衡或再平衡。因此，探讨的目的既非再建前现代的文明，亦非树立完全“新型”的文明。即使新的目标——一种类现代的文明已“为人所知”，但要理解与这种“知识”完全相应的个人与社会的模式，并在理解之后要区别如何实现这些模式，也还是困难的。应该把对类现代文明的研究看作是一种既往症，看作是深入现代经验所产生的知识中的一枚探针。

世界历史的一幅兰图，被延迟了的现代性

只有从类现代的前景出发，“现代性是否仍有前途”这个老问题才有意义。从现代的观点看来，现代性就是未来，一切未来的东西都是现代的。对一切真正“现代”时代以后的历史时代的探讨，都无法取代现代性，但多少能代表现代性探索中的最近、“最新”的成就。现代性乃是“现代历史”中“旧”向“新”、“古代”向“现代”延伸时的裂痕。现代意识不容许脱离现代性：现代的，较为现代的，再进一步更为现代的……其可能性是无限的。

十八世纪以来，现代性已先后为世界通史描绘过各种兰图。^[19] 这些兰图是由以下五种设想构成的：（一）只存在一种历史，即一连串历史事件的依次排列；（二）这是一个世界的历史，一个人和物的世界；（三）其对象为各人种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成员所构成的整个人类；（四）它是按一维的时间，即不断前进的时间而发展的；（五）其目的成为显示一种形式的文化，即现代性的

文化。

现代性的历史因此就被规定为一种通史,而且通过这种历史的普遍性,就可能安排现代文明的整个进程。谢林曾经发现,当“人类挣脱自然界的桎梏”的时候,现代文明的设想中的历史就开始了。这个历史我在这里称之为“第一类历史”。^[20]十七世纪成功地宣扬过建立“现代世界”的那些作家们,对广泛地解放人类的目标曾经有过明确的规定。他们描述过一幅“非凡的兰图”:“……那位深邃而明智的韦卢兰人*……建议……通过观察和实验以改造并扩充知识……使我们的概念有一个坚实的哲学足以存身的基础,这可能是稳固而紧密的,与事物的现象不可分割并相适应;因此,自然已被了解,可以控制、调度并利用它来为人们的生活服务”。^[21]“非凡的兰图”为世所知,其要点是由培根介绍的。先驱者中的这位主要人物在《新工具》(1620年)一书中提出,人类应征服并统治自然,这样就出现了一个设想中的现代世界,他以“人的统治”这一概念取代基督教的“神的统治”的概念。^[22]他提出,按照他所设想的那种结构,过去只能在基督教的信仰和希望中完成的人类存在,如今能够在设想中的现代文明的历史内最后实现了。^[23]

由于《新工具》出版时提出了“第一类历史”这一要点,因此,公元一六二〇年可以作为这一历史的开端,即现代时代的元年。今年,一九八二年,也就是“第一类历史”的第三百六十二年。将“第一类历史”的设想中的进程与三百六十一年过去的真正的历史作一比较,不能认为是不合适的。人们从比较的结果可以看出,真正的历史与“第一类历史”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区别;真正的历史与设想中的历史是不合辙的。现代性的历史似乎已被分成两个部分:第一类历史,即现代文明的设想中的历史;第二类历史,即现代文明的真正的历史。

“第一类历史”和“第二类历史”之间的差别不能以经验的观察来表现。现代时代的真正的历史与现代史的第一种设想相反,它并不是一部通史,并不是一连串历史事件的依次排列。确实,我们的世界已经“现代化”了,几乎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都已为现代文明所触及。但是这个现代化的过程在不同的地区和国家中,并非都是以相同的方式进行的。有些国家现代化的程度高一点,

* 韦卢兰(Verulam)是培根的封地名,此处的韦卢兰人即指培根。——译者

另一些国家现代化的程度则要低得多；在有些国家中，现代化正蓬蓬勃勃地进行着，而在另一些国家中，这个进程已经停顿下来了。人们通常把现代化程度较低的国家叫作“不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那只是说明不恰当地企图把所有国家都以现代性的一个并不存在的时间尺度来衡量，而没有考虑到这些国家在现代经验方面由于历史条件不同而存在着事实上的差别。

也许有人会说，目前，确实有些国家产生了现代文明的成果，其程度甚至已经超越先辈奠基人的梦想。这些国家的历史是否已与“第一类历史”相吻合？它们是否已经达到了人的统治？不，在探索现代性的过程中，即使有过一些伟大的成就，但也不曾出现过人的统治，这样，就不能不得出一个相当惊人的结论：提出现代性的构思至今已有三百六十二年了，但现代的进程却说明现代文明受到了阻滞。人的统治在很久以前就被认为是达到了的，但事实证明这仍然是一种遥远的理想世界。毫无疑问，这是一个现代性的时代；但这是一个被阻滞了的现代性的时代。

结果，现代的意识成了一种被幽囚的意识。一方面，这种意识又无法摆脱现代性，因为后者提供了摈弃并抗拒一切的无限自由，但这一切摈弃与抗拒，包括对现代性的摈弃与抗拒在内，都是“现代的”行动。另一方面，现代的意识对现代性已受阻滞这一点也是清楚的，它把进步的任何一种经验都变成剥夺的经验，这样，超乎当前现代性水平的任何一种探索，任何一种现代性方面的前进，都会重新意识到人的统治的理想世界是遥远的，前进一步并不能使未到尽头的漫长道路就此消失，通向现代化的无穷尽的进程，倒象是落入被剥夺境地的无穷尽的进程。于是，现代的意识陷入了泥潭，而这正是现代世界决不可能现代化的一种反映。

人类的故事

当然，对现代性的探索也是构成当代世界的一个要素。但是，这并没有使世界完全走上“现代的”道路。现代文明只是当代世界的一层外衣，它下面还掩盖着这样一些东西：一种前现代“亚文明”的广泛复合体，现代化时产生的不同的“亚历史”，各种古老的生活方式，史前的遗产，古代和中世纪的文化，以及社会和政治组织的前现代的各种形式。^[24] 现代的历史概念不足以解释

这一复合体的现实，现实并不符合人类历史沿直线前进这一设想。认为现代的历史观念的发展与进步只有一条轨道，并把现实都纳入这一轨道之中，那就会使这些现实或者“消失”，或者按照“现代的”编史工作而“失去棱角”。对现代性历史的见解如果过分延伸，就会达到荒谬的地步。首先，人们是从世界通史中理解现代性的历史意义的；其次，世界通史的兰图代表着历史无限进程中的某种设想，这一点也已尽人皆知；再次，从这一设想的实践经验中还可以看到，现代性的历史中有一条裂痕，这就是存在“第一类历史”和“第二类历史”；于是，现代历史的设想中的进程被人发现，原来，这是一种周而复始、无穷无尽的运动，就是说，探索现代性是毫无意义的。结果，人们自然会产生疑问：如果现代世界不可能真正现代化（而且永远不可能真正现代化），那么，它究竟是什么？产生这一问题并试图加以解决，最后必然导致一连串互相矛盾的思想：要深入探讨现代性的历史就必须深入探讨世界文明史中前现代、亚现代以及类现代等各种形式。

现代性本身就是一种阻止前进道路的障碍。这一发现并不意味着前进道路已被堵死，而是一种突破，因为一幅宽广的现代性的历史画面呈现在人们眼前了。这个世界的历史是由多种历史复合组成的，是由平行的、连贯的、相对的、交叉的各种历史轴心覆盖形成的。于是，对这一世界的发现（或重新发现）展开（或重新展开）了一个可供研究或思考的领域；这个领域博大精深，更符合现实，与现代对历史的思考时那种一维的“广泛性”相比较，恰恰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对照。在这个领域中，过去认为历史的探讨必须沿一条现代的道路“前进”，如今可以前后左右作各方面的运动，也可以从一条历史道路“跳”向另一条，或者“同时地”走向几条相应的道路。其目的既不再是检验“历史”的“对象”或“目的”（“人类”、“智慧”、“进步”、“开化”和“文明”……）也不再是为“历史”描绘一条适当的道路。历史是不存在的，有的只是一大堆生活琐事、记忆、神话、历史故事、对历史上发生的事件的解释、对各个历史时代取得的经验所作的比较，等等。

例如，在建筑方面，当今的建筑师们都企图和过去那些不知名的建筑师们对话，后者都是一两千年或百年前的人，并且在世界各地创造过“没有建筑师的建筑物”。在“时间”与“空间”方面均如此“不相等”的情况下（相隔两千年，相距数万里……），彼此间之所以能进行对话，是由于他们在研究建筑学